

彩绘版

名师

权威导读评析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惠成
HUICHENG
Publishing Media Group Ltd.
出版传媒

原著介绍 • 精选片段 • 作品评析

专家评定为 **五星级课外读物**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读图时代 我们怎样读名著？

都知道阅读名著可以丰富阅读
量，提高写作能力。那么，在
读图时代，如何遨游于文字的
海洋中而又不感到疲倦和枯燥？

这个答案就是：兴趣。权威
细致的编译、生动精辟的导读
解析，是阅读兴趣的保障，更是
我们有效理解作品精髓的催化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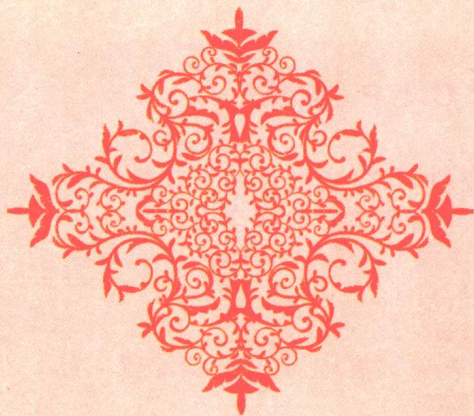
让我们再次和名师一起，感
受经典的魅力！



YZLI089017309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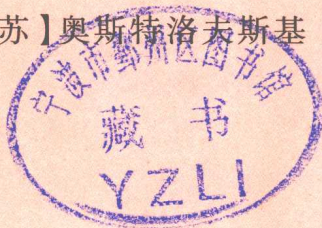
· 名 · 著 · 名 · 师 · 推 · 荐 · 导 · 读 · 本 ·

Literary Classics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YZLI089017309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 罗艳辉编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1

(名著名师推荐导读本 / 张炜杰主编)

ISBN 978-7-5463-8211-1

I. ①钢… II. ①奥…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 - 苏联 - 缩写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3871 号

名著名师推荐导读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 者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主 编 张炜杰
出 版 人 孙建军
责任编辑 王亦农
装帧设计 
策划制作 湖北惠成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62
电 话 0431-86012939
印 刷 武汉安捷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8211-1 定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31-86012726

目 录

第一部 1

1 1

2 2

3 5

4 10

5 12

6 14

7 14

8 16

9 20

10 24

11 36

12 47

13 63

14 73

15 80

16 83

17 84

第二部 87

1 87

2 88

3 93

4 96

5 101

6 109

7 110

8 118

9 119

10 120

11 121

12 123

13 126

14 133

15 142

16 145

17 146

18 149

19 154

20 159

21 162

22 169

23 173

24 177

读后感 180

第一部

1

“节前上我家补考过的，统统给我站起来！”

虚胖的瓦西里神父，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厚重的十字架，凶狠地注视着全班的学生。

六个学生——四个男生和两个女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神父的两只小眼睛射出凶光，仿佛要把他们的心刺穿。六个学生惴惴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给我坐下。”他朝两个女生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小眼睛紧盯着那四个男生。“你们这些小鬼们，到这来！”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挤成一团的四个男生面前：“小鬼们，你们谁是抽烟的？”

四个男生都小声回答：“神父，我们都不抽。”

神父脸涨得发紫。“混账，都不抽，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烟末的？都不抽吗？咱们这就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各自动手，掏出口袋里的东西，老实地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细检查口袋里每个线缝，寻找细碎的烟末，但什么也没发现，便盯住第四个孩子，他是保尔·柯察金。他长着一对黑眼睛，身穿破旧的灰衬衫和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黑眼睛的男孩，强压怒火，瞧着神父，低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摸摸缝住了的口袋！“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搞的恶作剧——糟蹋了发面？你以为这次会让你留在学校里吗？不，没有那么便宜。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那个男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死一般的沉寂，同学们都耷拉着脑袋。其中，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曾在神父家里，他亲眼目睹他把烟末撒进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上。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底下一层台阶上。他想，该怎样回家呢？他对在税务官家里当娘姨、每

一句“凶狠地注视”，一句“射出凶光”，说明瓦西里神父是个无比严厉的人。

一句话就概括出了主人公的贫穷和窘迫。





这句话预示着保尔和瓦西里神父之间还有很多故事。

天从早忙到晚、对什么事都挺认真的母亲，又该怎么说呢？

想到这里，他给眼泪哽住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父。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那是谢廖沙叫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生撒一把。’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现在谢廖沙倒逃脱了，我呢，看来准要给开除的。”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有了仇。保尔的圣经课，神父平时总是给他五分。祈祷文和新旧约他都背得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都知道。关于这件事，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父。在一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一得到允许，他就立即站起来说：“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5000年……”他突然给瓦西里神父那尖利的喊叫声打断了：“混账东西，胡说八道！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神父就已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后，撞伤了和吓昏了的保尔被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他母亲又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顿。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孩子回校。从那时起，保尔就恨死了神父。

他还受过瓦西里神父无数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极小的事情，神父就把他赶出教室门，有时好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一起到神父家去参加补考。

【名师点拨】

小说的开篇对故事主人公保尔的穷苦身世做了交代，让读者对保尔有了一个大体地了解。尤其是他勇于抗争，敢于反抗的精神，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过中年，脸色苍白，双目无神，粘着眼屎。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12岁。”妈妈回答。

“好，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每月8个卢布，当班的日子管饭，干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准偷东西。”

“决不会的！决不会的！我保证。”妈妈慌忙说。

“那今天就上班吧。”老板吩咐，随即扭头关照站柜台的女招待：“齐娜，领这小伙计到洗碗间去，让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利什卡。”洗碗间里，桌子上盘碟刀叉堆成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不停地擦洗。一个男孩，比保尔稍大一点，红发蓬松，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

洗盘碟的大木盆里，开水蒸腾起白雾，弄得满屋子白茫茫的。所以保尔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也分辨不清。

齐娜走到一个洗着碟子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瞧，给你们派来了新的小伙计，顶格利什卡的。该干些什么，你给他说说。”齐娜指着叫弗罗霞的女工，回头告诉保尔：“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她转身回小吃部去了。“知道了。”保尔轻声回答。

弗罗霞擦着额头的汗水，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一番，然后卷起胳膊上往下滑的衣袖，用异常悦耳的浑厚嗓音说：“小弟弟，你干点杂活儿：就是这口大水锅，你清早就把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得由你照管。然后，太忙的时候，再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弟弟，活儿够多了，你会忙得满身大汗的。”“这婶婶看样子挺和气。”保尔心里暗想，壮壮胆问弗罗霞：“婶婶，这会儿我干什么呢？”

他突然缩住了。女工们的哄然不止大笑，淹没了他的话。

“哈哈！……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自个儿笑得最厉害。

屋子里水雾弥漫，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其实弗罗霞才18岁。

保尔太不好意思了，他转身问男孩：“我现在干什么呢？”但那个男孩一个劲儿地嘻嘻笑：“问你婶婶吧，她会一件一件地告诉你的。”

“到这儿来，帮着擦叉子吧。”是个已经不年轻的女工招呼保尔。

“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咬住，一头拉紧，把叉齿在这上面来回蹭，不能留下一点儿脏东西。”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进来，都捧着一大叠肮脏的盘碟刀叉。其中一个名叫普罗霍尔，宽肩膀，斜眼睛，说道：“要加紧

不管是她说的话，还是她说话的语气，都表明她也是一个社会地位卑微的人。

什么活都要干，保尔要面临繁重的劳动了。





被神父赶出学校的保尔，不得不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这种生活的全部内容。

干呵。12点的班车马上就来了，可是你们还是这样慢腾腾的。”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雇来的。”弗罗霞回答说。

“呵，新雇来的，”他说。“那么，你可得当心，”说着他就把一只大手按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他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时刻准备好，可是，你瞧，现在一个火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只剩有一点儿火光。今天饶了你，明天要再是这样，你就得挨耳光。知道吗？”保尔一句话也没说，就烧茶炉去了。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当工人那样卖力气。他知道：这里跟在家不一样，在家不听母亲的话也行。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用脱下的一双靴子套着炉筒，使劲朝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鼓风，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就冒出火星来了。接着，他又提走一桶脏水，倒在污水池里，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边，又把湿抹布搭在水烧开了的茶炉上面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走到下面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累极了。那个年纪大的洗家什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走后关上了的门说：“嘿，这孩子有点儿怪，你看他忙得像疯子似的。一定是迫不得已才到这里来干活的。”“是呀，这孩子挺好的，”弗罗霞说，“这样的人干起活来用不着别人催。”“做做就会变的，”鲁莎反驳说，“一开头全都很卖力……”第二天早上7点钟，保尔已经给通宵不停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顶班的，那个眼神放肆的圆脸的男孩子。

那个孩子看看一切都弄得妥帖，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从咬得紧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来，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气，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绝对不许违抗的腔调说：“喂，小鬼！记好，明天早上准6点来接班。”

“为什么6点？”保尔问。“换班是7点呀。”

“谁要7点换班，就让他7点换班好了，你可得6点就来。要是再说废话，我就打肿你的狗脸。你这小子，才到这里就摆架子。”

刚换了班的洗家什的女工们，蛮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谈话。那孩子盛气凌人的声音和寻衅的态度把保尔激怒了。他向自己的接班人逼近一步，本想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只是怕头一天上班就给开除了，才没有动手。他气得满脸发紫，说：“老兄火气别太大，别吓唬人。要不，你决不会有好下场！明早我7点来。”

这个孩子想给保尔一个下马威，可是保尔不吃他这一套。短短几句话，就体现了保尔倔强刚强，永不屈服的品格。

要打架，我奉陪；你想试一试，那就请！”对方向着大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对手。他完全没想到会碰这样大的钉子，于是有点手足无措了。“那好啦，咱们走着瞧吧！”他含糊糊地说。

第一天过去了。保尔迈步回家，感到自己成了个大人，用诚实的劳动赢得了休息权。妈妈正在院子里烧茶炊。她一见儿子，慌忙问：“怎么样？”“挺好。”保尔回答。他从开着的窗户里，看到了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怎么，阿尔焦姆哥哥回来了？”他问，心里一阵发慌。“昨天回来的，留下不走了。要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怯生生地推门进屋。他有点儿怕哥哥。

“你大学毕业啦？满肚子学问了，现在干起洗盘碟的活儿，是这样吗？”阿尔焦姆问。保尔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仔细研究一颗露在外面的钉子头。

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走进厨房。“看来不会挨打。”保尔松了口气。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保尔说：“弟弟，你应该学一门手艺。现在你还太小，一年以后，也许调车场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里干活。妈妈再也不去当佣人了。不能再让她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得弯腰。保尔，你要争气。”

阿尔焦姆站起来，挺直魁梧的身躯，对妈妈说：“我出去办点事儿，个把钟头。”他到了院子里，经过窗外，又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交给你的。”

【名师点拨】

被学校开除的保尔，只好在母亲的介绍下去车站食堂工作。这里的劳动太繁重了，超过了一个孩子的承受能力。但是小保尔已经通过他的言行，让人看到了他性格坚强，勇于抗争的一面。

3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不间断地营业。

这是个枢纽站，五条铁路线在这里交轨。车站里总是人头济济，只有深夜，在两班车的间隙，才安静两三个小时。

保尔在这里干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





保尔的憎恨，恰恰说明他是一个讨厌这种腐化堕落生活的人，再次突出了他的性格特征。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保尔所处的恶劣的工作和生存环境。

碗间。厨房是个大地下室，20多人在干活。10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来回奔忙。保尔的工钱，已经从8个卢布加到10个卢布。两年来，他个子长高了，也结实了。这期间，他吃足了苦头。在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又被撵回洗碗间。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端着托盘，一跨四五级，跑到下面的厨房，随即又往上跑。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厅的吵闹停了下来，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开始“么”呀“九”呀地大赌起来。有许许多次，保尔看见赌台上摊着很多的钞票。看到这么多的钱，他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了一班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账。客人一次给他们半卢布或者一卢布是常事。他们接着就大喝大赌。保尔憎恨他们。

“这些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一个头等的钳工，每月才赚48个卢布。我呢，只赚10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夜就捞进那么多——怎样赚来的呢？来回地端着菜盘子。回头就把这些钱喝掉或是赌光。”

保尔已经窥见了生活的最深处，生活的底层。从那里，一阵阵腐烂的臭味，泥坑的潮气正朝他这个如饥似渴地追求一切新鲜事物的孩子扑过来。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带到调车场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不收15岁以下的孩童。可是保尔一心一意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摆脱这地方，调车场那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已经把他吸引住了。

他时常跑去看阿尔焦姆，跟着他去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活。在弗罗霞离开食堂之后，他格外感到烦闷了。

这个笑咪咪的、愉快的少女已经不在，保尔这才更深刻地感觉到他和她的友谊是多么深厚。现在呢，早上到洗碗间来，听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工们的争吵，他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和寂寞。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里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下厨房。在拐弯处，他出于好奇，爬上柴堆，想看一下经常聚赌的仓库。

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保尔一扭头，见是斜眼堂倌普罗霍尔在往下走。保尔钻到梯子底下，这儿漆黑一片，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上面，又有谁在下来，脚步既轻又急促。保尔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普罗霍尔，等一下。”普罗霍尔站住了，回头望望上面。

“你有什么事？”他没好气地问。脚步声在楼梯上往下移。保尔认出了弗罗霞。她扯住堂倌的衣袖，压低嗓音，结结巴巴地说：“中尉给你的钱呢？”普罗霍尔猛地推开弗罗霞的手。

“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他厉声反问。

“可人家给了你300卢布呢！”弗罗霞强忍着，没有大哭出来。

“你说300卢布？”普罗霍尔冷嘲热讽。“怎么，想全拿去？你是千金小姐吗？睡一夜，就得到整整50卢布，你该谢天谢地了。好吧，我再给你添10个卢布，呃，添20个卢布吧。你别傻，钱还可以挣的，我替你拉客人嘛。”他甩下最后的这句话，转身进厨房去了。

“流氓，混蛋！”弗罗霞追着他骂，然后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保尔听见这番话，看到弗罗霞浑身颤抖，头往柴上撞。他没有出声，只是狠命地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子里掠过一明确无误的念头：“连她也被出卖了。唉，弗罗霞！弗罗霞……”

保尔心里对普罗霍尔的憎恨，变得更强烈了。“哼，我要是个大力士，非把这坏蛋揍死不可！”

炉子里的火苗忽明忽灭。鲜亮的火苗，卷成一条长长的、发蓝的火舌。保尔觉得，好像有谁在吐舌头，嘲笑他。

厨房里的小徒工克利姆卡，跟黑眼睛的小烧水工保尔很要好的。这时候，克利姆卡又来了，爬到柴堆上躺下，看看呆坐着的保尔，不由发笑：“你怎么了？”保尔的目光转过来，盯着克利姆卡。在这目光中，克利姆卡第一次发现了无法言传的悲哀。“保尔，今天你有点奇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出什么事儿了？”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没出什么事儿。”他闷声闷气地回答。“克利姆卡，我在这里，感到不好受。”他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你今天究竟怎么了？”

“今天？我到这儿来干活，从头一天开始，心里就一直憋得慌。你看看这儿的情形。咱们干活，做牛做马，得到的回报呢，是谁高兴就可以打你嘴巴子，而且没人替你挡一挡。”

“别这么嚷嚷，要不然，人家进来会听见的。”

保尔一跃而起：“听见就听见好了，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这儿是……一座坟墓，骗子成堆！就说你吧，克利姆卡，人家揍你，你不吭声。为什么不吭声呢？”

保尔坐到桌旁的小板凳上，疲倦地托着头。克利姆卡往炉膛里添了些木柴，也在桌旁坐下。“今天咱们读书吗？”他问保尔。

为了生活，弗罗霞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挣钱。可是即使这样，她还受到堂倌的盘剥。

保尔对生活的控诉，表明他是一个不安于现状，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人。





“没有书，”保尔回答，“书亭关门。”

“怎么，书亭今天不做生意？”克利姆卡感到奇怪。

“卖书的被宪兵抓去了。”“凭什么抓人呢？”

“说是政治问题。”克利姆卡困惑地望望保尔：“什么叫政治问题？”

保尔耸耸肩膀：“据说谁反对沙皇，谁就是有政治问题。”

一月里很冷的一天早上，保尔已经该下班回家了，但是，接他班的那个人没有来。他跑到老板娘那里，说他要回家去，但是老板娘不答应。因此，他虽然疲倦，还得再做一天一夜。到了晚上，他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但是，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得把几个大锅灌满水，把它们烧开，等着三点钟到的那班火车。

他把水龙头拧开，可是没有水。显然水塔没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睡着了。他疲倦得支持不住了。

第二天早上，脸色阴沉的阿尔焦姆皱着眉头，叫保尔把经过告诉他。保尔把经过的情形述说了一遍。

“打你的是谁呢？”“普罗霍尔。”

“好，你躺下吧。”阿尔焦姆披上他的皮短褂，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出去了。“我能见见堂倌普罗霍尔吗？”一个陌生的工人这样问格拉莎。“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格拉莎回答。

那高大的陌生人靠在门框上。“好，我等一下。”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踢开门走进洗碗间来。

“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上前一步，一只有力的手沉沉地落到那堂倌的肩膀上，眼睛瞪着他，说：“你为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把肩头挣开，可是阿尔焦姆狠狠地一拳已经把他打倒了；他想爬起来，但是第二拳比第一拳更加有力，把他钉在地上，叫他怎么也爬不起来。

洗家什的女人们都吓呆了，躲到一旁。阿尔焦姆转身走出去了。

被打得满脸是血的普罗霍尔在地上滚着。

那天晚上，阿尔焦姆下班后没有回家。

他母亲打听明白：他被关在宪兵队里了。

六天之后，他才回家，那是在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坐在床上，阿尔焦姆跑过去，坐在他旁边，亲切地问他：“怎么样，弟弟，好一点了吗？这还算运气好。”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不要紧，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说好了。你又可以在那里学一点本事。”

保尔双手捉住阿尔焦姆一只巨大的手，紧紧地握着。

【名师点拨】

在食堂干了两年活的保尔，再也无法忍受现在这种悲惨和凄苦的生活了，他决定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试试。

4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似的扫进了小城：“沙皇给打倒了！”镇上的人都不敢相信。

有一天，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着军大衣、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长官。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了。于是，成千的居民穿过满地是雪的大街，涌向广场。人们贪婪地听着那些新鲜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恢复了平静。只有市议会屋顶上的那面红旗，在表示发生过变动。但市议会由孟什维克把持着。冬末，有个近卫骑兵团进驻小城。每天早晨，几个连的骑兵到车站上去抓逃兵。

1917年过去了。保尔·柯察金和谢廖沙觉得没有任何变化。各自的主人还是原先的主人。到了多雨的11月，情况才有些异乎寻常。车站上活动着一群群陌生人，大多是来自前线的士兵，都有个新奇的称号：布尔什维克。成群结队的士兵从前线返回，遇到拦截，习惯于出生入死的人们便从车厢里往外冲。

他们把近卫骑兵逼回城中，然后又回到车站上。于是，火车一列又一列地开了过去。1918年的一个春日。在保尔家的小园子里，保尔、谢廖沙和克利姆卡这三个小伙伴，躺在草地上。背后传来哐哐的马蹄声，一个人骑着马从大路上疾驰而来。公路和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有一道排水沟，那马一跃而过，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招呼：“喂，小朋友，你们过来！”

在封建沙皇的统治之下，自由、平等、博爱，都是无比稀罕的东西。

孩子们跳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人满身尘土，厚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小朋友，去弄点水来喝喝！”骑马人要求。保尔回身进屋去取水的时候，骑马人扭过头来，向谢廖沙打探：“小伙子，城里现在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把城里的各种新闻全都告诉了他。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有什么政府了，有个自卫团管着。你们是什么人？”他反过来问。“嗨，你知道得太多，很快就变成老头啦。”骑马人微笑着回答。保尔从屋子里跑出来，捧着一大杯水。

骑马人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把杯子还给保尔，一扯缰绳，朝着松林那边，策马疾驰而去。“这是谁？”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

“八成儿又要换政府了。正因为这样，昨天列辛斯基一家才跑掉。有钱人溜走，可见来的是游击队。”谢廖沙解释了这个政府问题，干脆利落。三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公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

从树林里，从林务官的住宅后面，出来了人群和车辆。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搁在鞍子上，紧靠着公路，朝这边过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身穿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肩而行的，正是孩子们刚才见过的骑马人。中年人的军装上系着红袖标。“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碰碰保尔。“你瞧，红袖标，游击队呀！我绝对没看错，是游击队……”说着，谢廖沙高兴得大喊一声，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跑向大路。

两个朋友也随后跟上。三个人一起，站在公路旁边，看着开来的队伍。那个老相识对孩子们点点头，用马鞭指指一座宅院，问：“这房子是谁家的？”

“列辛斯基律师家。他昨天跑了，八成儿是怕你们……”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的宅院里。当晚，四个人坐在客厅的大桌子周围。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在桌子上打开本省地图，说：“我认为，明天一早就该撤。我们的任务是赶往卡扎京，不能让德国兵比我们先到。凭我们的兵力，1门炮，30发炮弹，200名步兵和60名骑兵；要挡住敌人，简直是开玩笑。我们要和其他后撤的友军联合在一起才能作战。别忘了，沿途还有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同时把车站后面的

“又要换政府了”，表明时局的动荡不安，社会的混乱无序。





通过生动的语言描写，刻画出布尔加科夫是一个办事果断、干净利索的革命领导者。

小桥炸毁。德国人修桥，得花上两三天。同志们，你们认为怎么样？”两个同志相继表示同意。只有叶尔马琴科，就是白天和保尔他们说过话的那个人不赞成。“我看，应当在这儿跟他们干一仗。”“敌人有一个整师，配备着重炮和装甲车……同志呀，不要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转身向着另外两个同志，说：“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早撤……谈下一个问题吧，这儿地方不大，却是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必须设法安排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留谁呢？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留下水兵朱赫来。”叶尔马琴科说：“第一，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又是电工，在车站找份工作容易；第三，没有谁看见他和咱们的队伍在一起。因为他今夜才赶到。”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好，我同意。同志们，有反对的吗？没有，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发给朱赫来一笔经费和委任令。”

接着，大家又讨论第三个问题：怎样处理存放在本地的一批武器。沙皇时期，这儿存放着两万支步枪，堆积在一个农民的板棚里。那个农民告诉了游击队。此刻讨论的结果是，就地发给当地的工人和其他老百姓。即使德国人下令上交，总归有一部分留在老百姓手里。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人们就会拿起武器反抗。

【名师点拨】

沙皇被打倒了，但国家却陷入新的混乱当中，政府不断更换，百姓也不知道明天掌权的又是谁。

5

早晨，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当锅炉工的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今天小镇上和往常不大一样，十分忙乱，这是他一下子就看出来的。保尔沿路看见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步枪，有的人还拿着两支或三支。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往家跑。在列辛斯基的住宅外面，他看见昨天见过的那几个人正跨上马。

保尔赶回家，慌忙洗了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他就立刻跑到镇子的那一头去找谢廖沙。谢廖沙是一个副司机的儿子。他的父亲自己有一所小房子和一块不大的田地。谢廖沙

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白胖的妇人，不高兴地看着保尔一眼说：“鬼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天还没有亮，他就像着了魔似的跑出去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我想，他一定是在那里。你们这些鼻涕将军，一个个都该用鞭子抽。实在是太胡闹了。真拿你们没办法。不过才比尿壶高上两寸，也要去领枪。你告诉我那个小流氓，要是他带一粒子弹回家来，我就把他的脑袋揪下来。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拿回家，往后还得受连累。你干什么，也想到那边去吗？”

可是，保尔已经不愿再听谢廖沙母亲的唠叨了，他急忙跑到街上去。在路上，他遇见一个双肩各背着一支枪的人，他飞快地跑向前去，问：“叔叔，告诉我，你从哪里拿到的？”

“是在维尔霍维纳大街，那里正在分发呢。”

保尔拼命地朝那个人指的方向跑去。他跑过了两条街，碰见一个小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你从哪里弄来的？”“是游击队在学校前面发的，他们发了一整夜，现在统统都发光了，一支也不剩了，只有些空箱子堆在那里了。我总算拿到了两支。”那小孩得意地结束了他的话。

这个消息使保尔非常失望。

保尔突然心生一计，他急速转过身来，三窜两跳地就追上了那个走过去的孩子，把他手里那支步枪抢过来。他用一种不许反抗的声调说：“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一支该给我。”

这样在大白天里抢东西，把那孩子激怒了，他向保尔扑了过去。保尔后退一步，端着那支带刺刀的枪，瞪着他喊道：“走开，当心刺刀戳着你！”那小孩气得哭起来，转身跑开，一边走，一边骂，可是没有办法。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了。他跳过栅栏，跑进板棚，把那支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檩子上，然后高兴地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名师点拨】

革命者向百姓发放枪支，恰恰说明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时局的动荡。甚至连一个小孩子，都可以拥有一支枪了。

没有领到枪的保尔，从别的孩子手里抢了一支枪。

